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
第七十八回 兩翻軒一座聽清歌 半村亭諸伶求妙句

話說王蘭因歷年花燈佳節，均未曾大大的熱鬧著，不免有負這元宵的時令。難得今年舊日一班的好友俱齊集南京，又添了琴官等人，即想在元宵這夜大放花燈。是以年內便來與小儒等人商議，惟有二郎，五官兩人聽了更加高興，先叫好不迭。五官道：「聞說蘇常一路紮燈的匠人比各處總分外精工巧妙，若用那些尋常的燈張掛，甚屬無趣。須要紮做出奇形異樣的燈來，使人家見著皆贊一聲好。罷罷，我們熱鬧這麼一場，亦當奪個趣兒。」二郎點頭道：「五官卻想的週到，明兒香即派人赴蘇常各處，僱訪絕頂的巧手匠人來此，不過多給些工價，什麼事兒都做得到的。」小儒聽說，亦鼓興起來。各人晚間回後說與眾夫人知道，喜悅非常，總攬撥著年內速辦，怕的過於遲了，限於時日，來不及紮做。尚要到江南去覓僱，不是在本城，可以早呼夕至的。小儒次早吩咐了兩名平時幹辦的家丁，多帶銀兩，往蘇常各等處，僱數十名好手燈匠，須早去早回，不可耽誤。又與王蘭、伯青等人斟酌了些新奇的式樣名目出來。過了數日，去的兩名家丁已將燈匠僱到，即在留春館內做了作場，需用各物叫燈匠開了清單，著人分頭買辦。又在本城僱了多少匠人，以便幫同紮做。王蘭終日在留春館監工，並指點他們不到之處。

到了正月初旬，各種花燈均已齊備，果然巧妙，在工價之外，重賞了燈匠等人；又留住他們過了元宵廠恐臨時一有損壞，本城的匠人難以收拾。眾燈匠因得了賞賜，人人喜歡，亦樂於在這裡過了元宵再回家鄉。

試燈前兩日，即滿園內張掛起來，又將各府的家丁多派在園子裡照察，各司其事，不許錯亂。小儒於十四日便去邀請了從龍，來日元宵當作徹夜之飲。所有酒席即擺在兩翻軒。眾位夫人仍在留春館內飲酒。方夫人請了婉容、小鳳，又去邀著筠娘一同過來。是夕，琴官等六人亦賞了他們一桌酒，在兩翻軒裡間起坐。那一班孩子們皆派在園子裡，各處上面搭一座小小花篷，內設幾張座頭，也擺了酒果給他們吃著，叫他們或敲鑼鼓，或品彈絲竹。不然各處雖有燈火，冷清清的亦沒意趣。又吩咐將園門大開，任遊人賞玩。即在覽餘閣東西竹林外面新設兩排木柵，阻擋遊人，不能混入裡面。好在覽餘閣前，滿園子裡的景致可以一覽而盡。木柵外多派家丁看守，並在從龍衙門內要了兩位旗牌、數十名兵丁彈壓，提防閒人滋事。安排已定，一宵無話。

次日下晝，從龍早已過來，見各處設的人物花鳥等燈甚為工巧，微風擺著，如活的一般。遙想晚來點上燈火分外好看：「卻費了你們一番心思。不知用去多少使費？我也得出一分兒！」二郎道：「年內我們即議定是公分，目下卻是小儒、香他兩人墊用的。爽性待賞玩過了，將一切澆裹攤派上去，方知每人應出若干。橫豎你總要出一分兒的，忙什麼呢！」

人眾閒談著，已至黃昏時分。家丁們即將酒席擺開，當中一席程公、祝公、雲從龍、陳小儒四人；上首一席是祝伯青，王蘭、江漢槎、馮二郎；下首一席金梅仙、柳五官、王喜。日間小儒著人邀了王喜夫婦過來看燈，此時王喜忙上來辭讓，不敢入座。經小儒等再三說了，他方才在梅仙的桌上末位坐下。裡面一席即是琴官、齡官、春官、蘭官、鬆兒、玉兒等六人。

內裡方夫人俟婉容等人到了，即邀著眾位夫人至留春館。中間程老夫人，江老夫人、祝老夫人與方夫人、程婉容五人一席；上首是洪靜儀、江素馨、祝瓊珍、林小黛四人；下首是聶洛珠、蔣小鳳，趙小憐，蘇筠娘，沈蘭姑等五人；左首邊間內是秋霞、錦箏、巴氏母女四人一席；右首邊間內是伍氏，穆氏、〔王氏〕、宋二娘亦是四人一席。

內外人眾入席坐定，一霎時滿園中點齊燈火，明如白晝，到處笙歌聒耳。兩翻軒內傳觴遞盞，暢飲歡呼；留春館中綠舞紅飛，鶯啼燕語，說不盡人間富貴，看不了今夕繁華。誰知這個風聞傳說開去，引得合城的人都來賞玩。覽餘閣前尚有二三畝大的一塊地方，遊人都塞滿了，擁擠不開。

從龍飲至半酣，見外面月色甚好，真乃燈月交輝，琉璃世界，即停杯向小儒等道：「我們何妨到院子裡遊玩一番，看何處花燈為最。」小儒連聲稱好。程、祝二公不便同行，遂起身各回府第。眾人出了兩翻軒，先向留春館來。因內裡有眾位夫人飲酒，即在外面觀看，見屋內掛著各色花卉的燈，萬紫千紅，鮮豔奪目；芍藥田中搭了一座丈許的鼇山，絕頂一尾金鼇，搖頭擺尾；上面站著蟾宮折桂的狀元郎；四面無非連中三元一五子奪魁，張仙送子，魁星踢門等吉兆典故；各式人物皆有三歲的孩子般高大，內藏著牽線，一經點了火，手足身首處處搖動，宛如活人相似。鼇山前設了座五彩花篷，亦懸了幾碗燈球，中間坐著七八個孩子，在那裡彈唱。各府中丫鬟僕婦們，三個一群，五個一隊，在鼇山前後，指手划腳的嘻笑玩耍。

眾人賞玩了一回，又往前行穿過另有洞天，早到延義亭，內裡也掛了數十盞燈，全用一色白玻璃的，遙映水中，光華更外皎潔。亭前石橋中一架燈牌樓，上面裝著幾齣戲文，亦有暗線牽動。河內皆是蟲介魚蝦各燈，先用木瓢鋸成兩半，每一張燈下有一個半邊木瓢托著，又用鐵絲拴著石子，繫住木瓢，放在水底，只許各燈在水面微動，卻不能流了開去。旁邊配著荇藻蘆蓼等花草。從龍叫人到河內取上一張燈來細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倒難為他們想得到，岸上看著，好似活的在水面上游動一般。」

眾人走下石橋，來至覽餘閣前，只聽得外面人聲喧沸，烏壓壓的由園外直至木柵前，均是遊人行動。從龍道：「這木柵設得甚好。若不擋住閒人，容他們混入園內才難處置呢！」即順著木柵走入閣內，見中間設座燈假山，共有五層。山頂上一隻五色鳳凰，頭尾活動，作臨風欲起之勢；鳳背上端坐一位雲袂霞裳，珠冠玉佩的瑤池王母。二層上排列著十二名仙女，手內各執羽扇，如意等物。其餘三層有坐有立，有騎著走獸飛禽，有踏著祥雲瑞霧，俱是八洞神仙及十洲三島的仙客。周圍柱子上有一朵雲頭，上立一個仙人，高高下下，倒也好看，用的是群仙慶壽的故事。閣前一架大紅花篷，內裡也坐了許多孩子，敲著鑼鼓，吹吹播播，分外熱鬧。

再看兩邊竹林前，有數百盞各色玻璃燈，一路接著三間過街小屋。園門內掛了十二張紅宮紗燈，門外高搭一座圈門。兩旁用五彩雜綉攢就各種花鳥等物，堆拱在外，裡面可點燈火。圈門上做成栲栳大「共慶昇平」四個紅字。從龍道：「這覽餘閣是園子裡頭一處地方，用此等吉祥的花燈，甚為合宜。」

人眾下了覽餘閣，轉彎抹角到了棲鶴嶺前。嶺上梅樹枝頭，總掛著燈球，現在梅花大放，香風燈影另有可觀。來鶴亭中，一班孩子們低吹緩唱，由高至下，越覺聲音清脆可聽。眾人到了紺雪齋，早有家丁們送上茶來。眾人亦欲在此少歇，見屋內擺著許多花燈、盆景，各色俱全。

茶罷，又起身來至叢桂山莊，見大院落內亦有一座燈假山，是唐明皇游月宮的故事，正合在此地。從龍點首叫好。走出曲徑，已至紅香院，那些粉壁上砌就各樣方圓長短的格式，中皆依著形勢安放博古諸燈。連那邊耳門前，一順小屋外，都掛著燈。

眾人出了院門，即由河邊到了奪豔樓，見樓上的燈一直接到樓下，如燈山相似，假山石上，層層燈火輝煌。上面做成一座水晶宮殿，內有四海龍神，其餘蝦兵蟹將，水怪夜叉，一個個古怪猙獰，奇形異狀，手中各執兵器，做出那操演水陣的模樣；最可笑內中有個絕大的烏龜，頭戴相冠，手內執著朝笏，拱立於龍君之前。對面戲台上也掛著燈，一班孩子們在上面吹打。眾人看了一會，似覺稍乏。恰好水手們搖過燈船，人眾上了船，吩咐緩緩的開去，見兩邊岸上的樹木均密密的懸掛著燈，真乃光通霄漢，不夜緘開。不多半會，船已停泊。

眾人上岸，即從夾道內穿過，由暗門仍至兩翻軒中，復又入席，再整杯盤。見軒外山石上各式鳥雀的燈：飛的，鳴的，浪翅的，啄食的，種種不一。從龍笑道：「我看滿園裡的燈當以覽餘閣、奪豔樓，兩翻軒為最，再則燈之工巧，亦不過如斯。你們聽那些遊人中有幾個年紀大的，口口聲聲說，有生以來尚沒有見過這般好燈。」二郎道：「今夜的遊人就有三四千呢，猶有遠處未曾知道。大約明晚還要多出兩倍不止。倒是吩咐看守木柵的人，須要格外小心，事後重賞他們就是了。」眾人齊聲稱是。此時已將交三鼓，眾人皆有醉意。

從龍起身親斟了一杯酒，送至五官面前，慌得五官，梅仙，王喜都站了起來。五官笑道：「憑空的送起酒來，是什麼意思？」

從龍道：「你且乾了此杯，我有事奉煩，你切不可推托。」五官道：「我定吃這杯酒，你先說下罷，別要怪怪膩膩的，叫人摸不著頭尾。料想你也沒有好事由兒找我。」從龍大笑道：「五官可謂聰明絕世，真被你猜著了。這件事卻不是好事由兒。我自從回到河南，至今已三載有餘，久不聞五官的妙音，今夕難得眾人聚在二處，又值此元宵佳節，月白風清，我等公請你隨意唱這麼一支，大眾願洗耳以聽！」五官笑道：「我當什麼事呢，也值得說的如此千難萬難。」便仰著脖子，一口將酒吸盡。回頭向梅仙道：「就煩小驪吹笛，我與齡官兒合唱一出現在新譜出來的《歌宴》罷。」從龍聞說，又忙著親送一杯酒與梅仙道：「有勞，有勞！」梅仙笑著，連稱「不敢」，也將酒飲了。小儒又叫人將琴官等人的席移到外邊來。

五官把齡官拉到自己身旁坐下，笑道：「我唱《歌宴》上的程音，只好有屈你做魏氏大娘了。你可知我平日的家法最嚴，做了我的妻子，稍有不妥，就要貴罰的。」齡官笑著啣了五官一口，道：「別見鬼罷！我好意同你合唱曲子，你反討起便宜來。你這些言語恐嚇我是沒用的，到後面說給柳五嫂子聽去。」二郎忙道：「五官說話須要留神；緊防座中有人不快活你呢！」五官笑道：「我錯我錯！只圖說的口溜，卻沒有提防著旁邊有人。幸虧楚卿指撥著我，不然還要多說兩句。」又笑抓住齡官的手道：「好兄弟，人家不快活，我也只得隨他了，究竟你心內怎樣呢？」

小儒聽二郎，五官的話，分明打趣著自家與齡官兩人，便假作觀看壁上的燈，掉過頭去，不理他們。齡官不禁滿面通紅，立起身來冷笑了聲，道：「五官今日瘋了，嘴裡不知混說些什麼，你和我取笑，誰不快活呢！好笑馮老爺也隨著他們說。我倒要問你們一聲，還是故意恠著我玩笑，還是見著什麼呢？」說著，便使勁奪開了五官的手，向外就走。

小儒見齡官發急，從容不迫的回轉身來，笑道：「齡官兒好沒有容量，難不成人說什麼，你就是什麼？好在五官和你說笑，並沒有旁人不快活著。可見他們是信口亂說的，最好付之不答，何苦著急到這般地步，有傷平時的和氣。」二郎五官見齡官生氣要走，自知說笑太過，好生懊悔，欲待上來攔阻，又怕討他的沒趣。忽聞小儒從旁勸解，二郎即趨勢出席，搶走一步，將齡官拉住道：「你好意思認真和我們生氣麼？你走了不妨，五官恰好借此不唱，豈非有負在田三四年的心願？待你與五官唱過了，任憑怎麼生氣去，我再不來勸你。」

五官亦忙著趕上來，扯住齡官的衣袖，笑道：「你仍是這般面皮急急偽性子，我們自，幼兒的兄弟，什麼話兒都說笑慣了的，怎生今日臉兒高高的生了氣；倒叫我沒意思。連小儒總知道勸你沒傷和氣，你真就惱了我麼？我偏不惱你，看你怎麼？」說畢，便一逕的拉他重到席前。齡官見他們如此，也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不怪我好生氣，本來你們說的太難為人情，叫旁人聽著不知其中有什麼尷尬呢？」

從龍等人亦說道：「別要耽誤我們聽曲子的興頭罷！少停罰楚卿，五官給你賠禮，你再沒的說了。」小儒道：「原是齡官兒不好，誰不同誰說笑，他偏易於生氣！」祝伯青忙走過來，推著梅仙道：「小驪拿著笛子只管發呆做什麼呢！俗說一吹一唱，唱的倒沒有事了，你這吹的難道還有事麼？」小儒聽說，望著伯尚點點頭，笑了一笑。梅仙亦笑著將笛子吹起。

五官便頓開歌喉，緩緩的唱了一會；齡官接：守也唱了下去。真乃音協音商，韻穿野石。一出《歌宴》唱完，眾人同聲喝采不已。從龍叫合席都斟了酒，自己先舉杯，一飲而盡道：「我們當乾一杯，以賀此曲！」王蘭道：「一杯尚覺辜負，必須三杯方叮！」遂自己一連吃了三杯，眾人亦隨著吃了。五官，齡官忙笑著欠身道謝。從龍道：「這《歌宴》上第二支與第八支的曲詞，我聽著甚好，卻沒有聽得十分清切。何妨再請你們重唱一遍，使我們好細為領略那曲中的詞彩。」五官點了點頭，先唱著那《歌宴》上的第二支道：

〔玉芙蓉〕（小生）春回小院幽，漏泄東牆柳。愛梢頭葉底，燕語鶯歌。花香檻外濃於酒，草色階前碧似油。閒消受，願年年依舊，笑吾儕功名身世等浮鷗。

五官唱畢，齡官也唱著那第八支道：

〔錦纏道〕《小旦》漫增憂，恁閒情君心可休。你不要負卻此春遊，問春宵千金一刻能留。看蜂蜂蝶蝶相

逐（葉平聲），見鶯鶯燕燕成儔。杯酒藉澆愁。對此景當開笑口，堪羨你年少風流，卻十萬腰纏偏富。你與我喜煙花三月在揚州。

眾人聽了，俱擊節稱贊道：「曲詞既佳，又出自妙口，分外可聽。」又飲了蔭巡酒。外面已交四鼓，各人進了飲食，撤去殘肴，散坐閒談。

漢槎道：「我們將才由奪豔樓前下船，經過半村亭，見燈火稠密，卻未看的明白。此時我覺得酒興猶濃，若這般清談閒坐的等到天明，尚有個許時辰，甚無情趣。不如叫人在半村亭安排幾碟果品，兩壺好酒，我們再去賞玩一番，以盡今夕徹夜之樂，未知你們的意見以為何如？」眾人未及回答，王蘭先連聲叫好道：「子騫所議甚是。」即吩咐伺候的家丁們到那裡去預備，便一齊起身向半村亭來。

走過竹橋，早見亭外空地上設著數座燈假山，像做就的鄉村十景，如「春雨披蓑」，「秋風刈稻」，「瓜棚避暑」，「草舍圍爐」等類，亭前全掛著各色蔬菜果品的燈。從龍道：「此間燈火，正合著這半村亭的名目。」走入亭內，見當中一順兒擺了三張桌子，上設著十餘個果碟，眾人隨意坐定，家丁們送上酒來。

琴官等人亦在下首同坐。只有王喜早作辭回去。從龍道：「亭中陳設，件件古樸，惟壁間字畫尚未切題。五官暇時，何妨將那鄉村的景致畫成鯨軸，在此間張掛，豈不更妙？」小儒道：「我久經想下了，足見在田與我同心。待下月天氣稍暖，定煩五官畫這麼幾軸的。」

玉兒正在一旁與齡官說話，聽得從龍與小儒評論要請五官作畫，便拍手道：「你們說到字畫，倒提起我一件事來。日前煩柳哥哥代我們畫的小照，我於年內已經裱好，意在請你們題這麼一題。此時恰好都在這裡，我去取了來，隨便請那一位題上罷。」

說著，匆匆出席而去。少頃，笑嘻嘻的捧了一軸畫來，連齡官單畫的那幅小照都一並取到。與齡官對面拉開，眾人見是一軸橫披上面畫著他們六人的小照，其餘不過補了幾堆山石的景，與一排草地，倒也別緻。上邊卻留了大大的一方題處。

王蘭見了，詩興勃發，笑對眾人道：「我代他們題了，倘有不妥之處，再請你們斟酌。」從龍道：「者香不須謙讓，他們的小照，卻要你這風流倜儻的筆墨題上去，方才峭動。」便叫人在窗前長幾上點了一支絳蠟。玉兒即忙著磨墨吮筆，又與齡官兩旁執定畫軸，讓王蘭好題，眾人均出席來看。王蘭也不假思索，提起筆來，見為首畫的是琴官，手內執著一枝紅梅花，立在草地上，暗合他美名「小花魁」的意思，便題道：

風流姣俏總天生，一串歌喉唱曉鶯。

最愛逢人呼小字，百花頭上獨稱名。

眾人見了痛贊不已，道：「這一首絕句妙在卻合琴官的身份。」

再見其次畫的是齡官，玉兒兩人，坐在石磴上談心。齡官別著臉，似帶含嗔之意，玉兒笑吟吟的，一手指著外面，一手伏在齡官的肩上，逗他說話。王蘭笑了笑，略屍沉吟，題道：

雪似肌膚玉似姿，任他笑謔總如癡。

多情惟恐旁人覺，故作矜嚴兩不知。

題畢，又在玉兒的上面題了一絕，道：

玉兒生小慣無猜，四座春生笑靨開。

底事幹卿偏耳語，一腔心緒費調排。

玉兒現在也隨著五官東塗西抹的學畫，又叫五官選了幾篇唐人的詩句講與他聽，教給他念。所以詩中的意思，他亦解得少許。

見王蘭代他題成，便笑道：「連我們說話的神情總描摹出來！別人的題句尚是渾寫；偏生我這首題句，當頭即將我名字寫出，令人一見便知。幸而沒有怕人的事件，不然題出來才是笑話呢！」琴官正伏在幾前看題成的詩句，聞得玉兒又信口說笑，忙抬起頭來，瞅了玉兒一眼。玉兒臉一紅，即用別話岔開，笑向王蘭道：「我斟杯灑來，潤潤詩腸再題，可好麼？」王蘭點頭道：「好。」玉兒便取過一隻極大的綠磁花鬥，滿斟了一斗酒，送至王蘭面前。王蘭擱下筆，舉起鬥來一口吸盡。玉兒又拈了數粒杏仁與王蘭過口。

王蘭放下酒鬥，見玉兒之下畫著鬆兒半倚半坐在一塊山石上，穿件淡綠衫子，高高揜起衣袖，一手托腮，星眼斜睨，若作蒙朧之狀。春官，蘭官兩人，在下首草地上聯袂同行。蘭官外穿五色排須比甲，內著淺紅襯衫，手拈並蒂蓮花，給春官兒看。春官笑謎謎的用手來接，又一手指著自己的心頭，腕上卻套著一串香珠，似乎說著我心裡解得出這並頭花的用意。王蘭笑道：「五官將他們六人寫的絲毫不易，頗見心思。」復提筆先題鬆兒的上面道：

嫌他舞袖太郎當，窄窄衣裳淡淡妝。
非比昔時巫峽女，如何有夢盡高唐。
又接著代蘭官，春官題道：
內家裝束動人憐，愁極翻憎並蒂蓮。
可惜兩情惟撲朔，堅持好結再生緣。
絕勝當年美子都，風情妖冶世間無。
慧心圓轉誰堪擬，一串牟尼百八珠。

題完，王蘭又落了年月日款，便放下筆，向眾人道：「我已胡亂題成，請你們細加斟酌一番。」從龍道：「者香不必過謙，我已說過，此等題句，卻非你跳脫的手筆不可。惟有伯青尚可及得上你。倘我與小儒題了，必致呆板。試問這般題句一流於呆板，有何風趣！」二郎笑道：「在既不要信者香的鬼話，他那裡是和我們謙虛！分明是自負他題得好，恥笑我們不如他。若果然怕有不妥，真心請我們斟酌，就該先寫下來給大眾看著，他倒題了上去，即如我們批評出不好來，難道塗抹了麼？還是再請五官畫一軸來重題呢？從龍等人聽說，都大笑起來。王蘭笑道：「而今楚卿也很會說促狹話了。你們果能指出那處不好，我情願央求五官再畫一軸。不過我失於檢點，未曾另寫下來給你們看，請你們斟酌，一時高興題了上去，就引出你這些話來；」

齡官在旁道：「王大人只顧和他們扳駁，倒忘記代我將那幅小照題了。爽性今兒題上罷，免得明日又費一番筆墨。」王蘭道：「我真忘卻你還有軸單畫的小照呢！」便轉身重到幾前，將齡官的小照展開，見坐在一方石頭上，單衫芒履，獨坐科頭，上面畫了十數竿鳳尾文竹，是初夏的光景。遂舉筆一揮而就道：

科頭兀坐，豐度翩翩。神如秋水，望之若仙。下書「某年月日白下王者香為齡卿題照」。眾人見了大為贊賞道：「這十六字，宛如一篇《洛神賦》！齡官何幸得此，竊恐從此要增百倍聲價。」齡官聞說，收過小照，欣然向王蘭再三稱謝。

忽聞亭前樹頭上宿鳥吱吱喳喳亂噪起來。從龍向窗外一望，見月色西沉，東方已白，便作辭回衙。小儒等人送從龍上了轎，轉身叫家丁們四處吹滅燈火，亦各自回後歇息。裡面方夫人卻留下婉容，小風過了燈節。次日無事。

到了十八日晚間，又請了從龍過來。待月色未上，在覽餘閣前甬道上放了十數架煙火。內裡眾位夫人仍在留春館內一觀燈飲酒。外面的酒席擺在紅香院內，今兒用的是圍桌，連琴官等人總團團的坐在一起。王蘭道：「這啞酒卻吃得沒趣，」我想行令太覺冷淡，不如搵拳倒爽快些，誰輸了誰吃三杯。」眾人稱好，便推王蘭為首。

王蘭先吃了令杯，就與在座人眾掐起拳來，吆五喝六，甚為熱鬧。惟有齡官輸的次數最多，這一轉又該二郎與齡官對掐，偏是齡官輸了三拳，只吃了一杯酒，那兩杯酒不肯就吃，意欲叫小儒代飲，又不好開口，只笑嘻嘻的望著小儒。恰好小儒的座位相隔齡官一座，便伸手來取這兩杯酒，道：「齡官今兒吃得太多，不要醉泥了惹人笑話，我代你吃這兩杯罷。」二郎忙起身擋住小儒的手道：「不勞你代吃，別人代他猶可，你若吃了，我是不算的。在座的人也多呢，偏是你要想討好兒。」

齡官見二郎不許小儒代酒，又說他討好兒，不禁滿臉糾阻。此時已有幾分醉意，便倚著酒興道：「馮老爺說的什麼話？陳大人不過怕我吃醉，好意代我吃這兩杯。我又沒有請他去代，你就說他想討好兒，我偏要他吃這兩杯，也叫陳大人討得成好。」便將兩杯酒一齊送到小儒面前。誰知二郎亦有醉意，見齡官出口挺撞著他，也變了臉，冷笑道：「那怕你叫小儒代吃十杯，是你們的交情，我也不管；我只是不算，你也沒有法子。你說不曾請他代酒，其實比請著他還狠，能瞞誰呢？」

伯青見二郎與齡官兩邊都認了真，又見小儒坐在席前，低著頭一聲兒總不言語，現出那侷促不安的形相，遂笑道：「從來代酒是有的，楚卿也太執意。既然你不許小儒代吃，我與子騫各代一杯，討齡官幾個好，楚卿卻要成全我們。何況你有言在先，別人代酒皆可，只不准小儒代就是了。」說著，自己先在小儒面前取過一杯酒飲完，漢槎亦笑著將那一杯酒吃了，皆舉杯向二郎道：「請驗乾。」二郎因伯青漢槎已代吃了，不好再說，只得說了聲「有累」，心內卻十分不悅。

齡官見二郎怒容滿面，亦自知適才的話太過拂了二郎的面子，恐借別的事發洩他，倒討沒趣，忙笑著起身斟了兩杯酒道：「怎好累祝大人，江大人代我吃酒？雖說是賞我的臉，究竟不合情理。我敢撓馮老爺的令麼？既然應分的門杯兒有人代了，亦該罰我兩杯才是。」便一口氣將兩杯酒喝完，又出席親捧著酒壺，走至二郎面前，做出那柔情媚態，軟語輕言道：「馮老爺勝了我三拳，難道不該吃杯得彩兒的酒麼？」即在二郎杯中斟滿，又道：「馮老爺不吃了，我也沒有面子，惟有求著你老人家賞臉！」說著，意在下跪。

二郎見齡官醉眼眯斜，紅生兩頰，動人憐愛，氣已消去一半；又偷眼見小儒默默無言的坐著，臉上一紅一白，忖道：「我若再執意，豈非傷了朋友的情分？再則，不過因吃酒，和一個戲子鬧起來，也沒意思。況且齡官兒也醉了，他既來賠罪，我亦樂得就此收場。」便回嗔作喜，一把扯住齡官道：「什麼大事，情，也值得小臉兒都嚇紅了。我吃，我吃！當真能掃你的面子麼？同你鬧玩笑的！」吃畢，放下酒杯，笑向小儒道：「我們吃的這些酒，都因你而起，不罰你一杯也不甘心。」推著齡官道：「你去罰小儒一杯酒，須要斟得滿，不可徇私。他若不吃，你彩告訴我不依他。」齡官又趁勢到小儒席前斟了酒，小儒見二郎沒事，也笑著吃了。

從龍大笑道：「這場酒官事打的有趣，我們亦應該公飲一杯。令即由我起，我再和齡官掐三拳，試試誰的手段好拚著灌醉了他，叫人抬他回去。」齡官忙斟下三杯酒，即與從龍對搵。那邊二郎與琴官，漢槎和玉兒，王蘭，小儒與鬆兒、蘭官，春官和了梅仙，均對搵起來，只聽得一片聲喊叫。

伯青見他們甚為熱鬧，亦欲與五官搵戰，回頭卻不見五官在座，想是出去了，亦起身來至院外，果見五官伏在西邊迴廊欄杆上，仰頭望著新上的明月。伯青走近道：「我正尋你搵拳，你倒躲在這裡，想來因他們酒官事打得利害，生恐黏連到你身上，才躲了出來的。你聽他們這般鬧熱，我們也要去搵這麼幾拳。」五官搖手道：「饒者我罷，再不敢和他們搵拳了。那裡是鬧酒官事，倒是要打真官事的樣兒。」又歎口氣道：「現在這一班人，叫我怎麼睜眼兒看他們！伯青你是曉得的，我們也常時鬧酒說笑，縱然有幾句無心的話，不過付之一笑，毫無介意，沒似他們半句話兒都著不得。又愛說笑，又會存心，只要誰說錯了一言半語，就引出一大叢兒的囉嗦來。好笑小儒本是個極誠篤的人，目下被齡官兒所惑，他也夾在裡面，明挑暗撥的。前日我與楚卿和齡官兒說笑，未免說得太顯露是有的，你看齡官兒頓時擱下臉來要走！叫我們怎麼下得去？不是我與楚卿忍著氣去俯就他，再讓他走了，又要惹小儒心裡不快活，那才更難為人情呢！仔細想起來，怪不值得的。原是打伙兒在一堆說笑取樂，反要去看嘴臉，還要賠小心去俯就他們，可不是該倒運麼。我已發誓永不和他們說笑，從今即丁是丁，卯是卯的，他們問我一句，我答一句。難不成歇著嘴兒不說，尚來歪派我的不是麼？」

伯青笑道：「罷喲，你與齡官兒們是自幼的兄弟，猶有什麼說不來麼？況他們此次出京，是來投靠著你的，不是你從中說著，

小儒。者香也不肯就收留他們。如今你倒先同他們參商起來，豈不惹人議論。好說你情性不長，亦有傷你們平時的和氣。」五官聽說，別過臉去，鼻孔裡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伯青你也這麼說麼？誰和他們是兄弟？又不是同胞共母，不過以前在一起班子裡唱戲，我出京的時候，他們尚在裡面學習呢。前年來投奔，我即攬掇小儒，者香留下他們來，就是念往日同班的一場情分，而且在這裡也沒有虧負了他們。若說兄弟的義氣，我與小耀在前並沒見過，只彼此聞名，後來到了南京，才認為兄弟。我們猶如同胞一般，從未紅過臉兒。至於他們，隨便哥兒弟兄稱呼著罷咧，誰與他們拜盟結義過的？真正扯淡，今番我並非不理他們，只不和他們說笑，這也算有傷和氣麼？不是我說句自負的話，我與小耀亦是唱戲出身。自脫了苦海，恨不能洗盡從前的癥疤，方遂心願。他們卻以唱戲為榮，生平的伎倆不過變着臉兒，使著性兒，賣著姣兒、撒著潑兒的胡鬧。內中琴官兒尚有幾分骨氣，玉兒是小孩子家，不和他計較。如齡官等人全習的一派下流行為，叫我怎麼看得起他們！適才楚卿不許小儒代齡官吃酒，亦是尋常的事，他偏放下臉說出多少話來。及至楚卿生氣，他又裝出那些狐狸妖精的樣子去賠楚卿的禮，我在旁邊，總看得無味。若是我，既要惱人，爽性就惱他到底，那怕刀架在頸子上都不改口，那才算個人呢。」

伯青聽了，點頭稱是。見梅仙亦走了出來，笑道：「你們說些什麼，這等津津有味的？快點到席上吃些飲食，散了罷。難道今兒還鬧一夜麼！」便拉了他兩人重到席前，早已擺上飯食，眾人吃畢，又坐談了一會方散。

過了一日，小儒即打發了燈匠將園子裡的一應燈球全行收起，拆去木柵，又重賞了各府的家丁。婉容，小鳳也收拾回去戶從此，無非花晨月夕，聚飲生歡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不須重贅。

從龍在任三載有餘，察吏安民，遠近咸仰。屢思告退，未得其便，一日接到河南來文，連年水患頻仍，萬民失所，到處米珠薪桂，庚癸慘呼。又有一種強悍貧民，借此作亂。本省大吏設法安撫，又一面飛章上奏，並咨請鄰省幫同料理。從龍見了，即慨然首捐萬金，奏請設賑。請了小儒等人過來商議，眾人亦各願助若干，同襄善舉。從龍便趁機請假倒籍，省視祖墓；兼辦理賑務，奉到諭旨大為獎賞，准其給假一年。從龍甚為欣喜，待新任到了，交過印信。仍將婉容，小鳳搬向園子裡去住，自己即輕裝減從，帶著銀兩，趕奔河南，辦理賑濟。事非一日，暫且擱過。

單說小儒等人，自從龍去後，仍然如前朝夕取樂，春去秋來，流光迅改。這日，小儒由奪豔樓回後，正和方夫人在上房間談，忽見蘭姑房內的小丫頭忙忙的走來道：「奶奶又在那裡發怒，打森哥兒呢。今兒打的十分利害，哥兒的手總打破了。又不准我們來說，我是偷著來的。老爺太太可去勸解一聲兒罷。」小儒與方夫人聞說，均嚇了一跳，即起身帶著小，丫頭同到蘭姑這邊來。

未知蘭姑何故痛打寶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